

# 《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女性主义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20-01-25  
16:52

012

新年快乐，平平安安

“你画裸像吗？”  
“只画女人的。”  
“怕有伤风化吗？”  
“他们怕女人有机会画出伟大的作品。”

《燃烧女子的肖像》就好像玛丽安笔下的画，以其独特细腻的笔触描绘女性角度下的情与爱，在男性主导的电影市场中熠熠生辉。

影片开头，玛丽安乘坐着满是男性的小船在大海上摇摆不定，表情惶恐不安，象征着那个时代女性在外独立工作的稀少和不易。

抵达岸边，影片环境设置在这座世隔绝的孤岛上，如油画般古典昏暗的室内以及悬崖峭壁下波涛汹涌的大海都对应着社会环境的压抑以及人物内心的荒凉。

全片出现了三个主要女性角色：

女仆苏菲，善良而可爱的角色，演员温和的圆脸和小鹿般清澈的眼睛处处都凸显了年轻无知的气息。

观众开始注意到这个角色，是当玛丽安点破苏菲已经怀孕三个月一事实，而导演借由苏菲这一角色体现了当时女性如何面对堕胎这一窘境：寻找草药、悬着身子等一系列可笑的堕胎手法，缺少安全保障的堕胎场所，以及堕胎时女性所面临的心理生理的双重痛苦。

这一主题让我想起《致命女人》中贝斯安牵起艾普尔的手走出环境骇人的堕胎诊所一场景，堕胎本就是一个非常女性主义的行为。

影片的中场，苏菲坐在一边刺绣，玛丽安在倒酒，埃罗伊斯在切土豆，背后的篝火宁静燃烧着，三个阶级不同的女性角色在女性主义的乌托邦里达到了短暂的平等与平衡。

画家玛丽安，是那个时代拥有独立工作女性的象征。  
相比其他女性角色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婚姻。

然而虽然画艺精湛高超，从玛丽安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得出女性在画家这个行业仍然受到压迫与不公，在影片的最后，玛丽安还是要以父亲的名义参加画展。

在她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生活和时代妥协的无奈性，她太成熟知性，经历过一切大风大浪，所以早早的明白她与埃洛伊斯感情终将会走向结束，却还是选择了去爱，然后放手。

埃洛伊斯，有着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瞳的小姐，开场被寥寥几笔勾勒出身世和未来：接下自杀身亡姐姐的命运，嫁给一个远在米兰未见过面的绅士。

“她几乎把前一个画家逼疯。”当观众和玛丽安一起揭开这个神秘角色的面纱，心里不免有隔阂，对于埃洛伊斯的古怪僵硬，对于她已定的即将道别的命运。

埃洛伊斯看着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实则却是在两人之间关系永远占主动位的一个。

影片开头，在埃洛伊斯还不知道玛丽安的真实身份时，她处于被凝视的客体位，而玛丽安处于凝视的主体位，两人之间有隐藏的权利不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埃洛伊斯在看到第一幅画像后感到失望，因为玛丽安以男性的视角画下了温柔贤淑，符合男性期待的女性形象，却不是真正的埃洛伊斯。

埃洛伊斯主动打破了这份权利不平等，她同意当玛丽安的模特，静静地看着她说“当您注视画中人时，我又注视谁呢？”

埃洛伊斯要比玛丽安勇敢，如果说玛丽安身上拥有的是被世俗打磨过的知性，那么埃洛伊斯代表着年轻的生命力。

她在一开始就选择；了迎风奔跑，选择在修道院这种禁忌的生活中唱歌，听音乐，读书，当她意识到自己对于玛丽安的感情，便勇敢地说出“我在孤独中体会到你所说的自由，也体会到你对我不可或缺。”  
埃洛伊斯的生命处于一种燃烧的状态，也点燃了玛丽安沉寂已久的爱与渴望。

结尾处，玛丽安在画展上看到埃洛伊斯的画像，已为人妇的她脸上还是挂着漫不经心的微笑，手边牵着一个可爱的女儿。

玛丽安将视线往下移，画里的夫人手指夹在书的28页，只有她知道，28页有着她的肖像，而她从未停止思念与爱恋。

玛丽安最后一次见到埃洛伊斯，不再有视线的交错，埃洛伊斯只身一人来到剧院听着许久前在钢琴两端响起过的交响乐，终于控制不住，悄然泪下。

92年版《情人》式的结尾，主角在此起彼伏的乐声中泣不成声，留下无限的怅然与回忆，仿佛昔日的对白还回响在耳边。

“并不是世间的一切  
都那么的短暂，  
譬如一往情深，  
发自肺腑。”

— END —